麥家同名小說搬上舞台
《風聲》在港演出創新意

▲金生火（左，馮祿德飾）勸李寧玉（中，凌紹安飾）承認自己是「老鬼」 本報攝

▶楊瑩映（左）說，劇中顧小夢與李寧玉爭吵反目那場戲最難演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劇場空間」導演余振球說，聖誕不一定要做聖誕戲，春節也不一定演喜劇。他們今次根據麥家推理小說《風聲》改編的同名舞台劇，不喜鬧不搞笑，探討的主題大至國家和民族，異常沉重。

麥家算得上華語小說家中頗另類的一個。畢業於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無線電系的他在部隊呆過十七年，轉業後在電視台任編劇，業餘以寫作諜報或懸疑故事爲樂。他的長篇小說《暗算》曾獲茅盾文學獎，二〇〇七年寫成的《風聲》亦被改編爲同名電影和舞台劇。

舞台劇《風聲》曾在上海演出，麥家和監製榮蓉看過後不甚滿意。剛巧余振球當時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任職，衆人就商量「將這齣戲帶去香港」。「在香港排要特別一點，可以做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榮蓉對余振球說。

交叉空間增藝術效果

這裡的「特別」，是指「劇場空間」作品對劇場語言的理解和空間調度。同名電影抑或電視劇《風聲傳奇》多用單一場景，依時間梳理事件前後順序；而排演舞台劇版《風聲》時，導演張可堅和余振球想，何不借交叉空間這一概念，將不同場景中的事件羅列或並置，看看效果如何。

於是，舞台這邊凌紹安飾演的李寧玉與金生火（馮祿德飾）對暗號估「老鬼」，那邊肥原幽幽對誤闖入他房間的顧小夢言此意彼地講些杭州的舊時風物。六位主演將一張台拆解爲兩重甚或多重空間，各種猜疑、驚慌和惱羞成怒都將在這些並置交雜的空間中呈現。

電影《風聲》限於篇幅和敘事需要，曾大幅刪改原著：白小年在肥原設計的「認筆跡」環節遭人栽贓，受酷刑慘死；吳志國唱皮影戲時將暗號「告知」顧小夢；甚至連最後的「老鬼」，都由以死送情報的李寧玉改爲吳志國。不過，今次舞台劇的情節設置更貼近原著，保留了李寧玉手繪的一幅需要借摩斯密電碼讀解的簡筆畫以及一個開放式、容許無限次解讀的結尾。

談及「開放式結尾」，余振球說，麥家爲《風聲》設計出東風、西風和靜風三個篇章：「東風」中潘教授認定妻子李寧玉是最後的英雄；不料「西風」一開篇，暮年顧小夢站出來，指潘教授說謊，說是她而非李寧玉最終將情報送出。孰是孰非？沒人可以解答。

這個得不出答案的問題，在飾演李寧玉的凌紹安看來，恰好給了觀衆一個思考與再審視歷史的機會。「我們排舞台劇，選這樣沉重的話題，是想知道在娛樂之餘，是否存在有意義的思考和追問？」

◀林沛濂飾演的日本軍官龍川肥原斥責中國人的一場戲，相信會引起觀衆思考 本報攝

讓觀衆再審視歷史

在劇中扮顧小夢的楊瑩映也覺得，《風聲》和其他一切不迴避嚴肅且理性探討的舞台劇，能爲多看惹笑煽情舞台表演的香港觀衆，提供另一重選擇的可能。演過若干「甜美小公主」式角色的楊瑩映說，今次借「劇場空間」平台演一個內心糾結複雜的美艷情報員，過程實在不易，不過，她喜歡。

相比初次與「劇場空間」合作的楊瑩映，飾演金生火的馮祿德則算得上老主顧。但凡張可堅和余振球排新作，他準來捧場。馮祿德說這作品好看在「估老鬼」過程中肥原、白小年與四嫌犯鬥智，不過，在「估老鬼」這個推理故事外，馮祿德見到更多，包括亂世中個體的卑微以及中國千百年文明在戰爭中歷盡摧殘。他清楚記得劇中肥原指責中國人「沒出息」的段落。「聽台上扮日本人的中國演員說中國人沒骨氣，台下觀衆一定覺得不舒服，」馮祿德說，「但聽過後想想，他說得究竟有無道理呢？」

馮祿德更笑言自己這塊「金」貨眞價實，「不是鍍金也非漆金」。至於這個「金生火」究竟成色如何，馮祿德說觀衆入場看，自會見分曉。馮祿德還特意提醒觀衆千萬別遲到，若遲到就不要早退，不然會錯過「小驚喜」。而在這個小驚喜裡，「劇場空間」衆人在原著過往和現今兩重敘事層面上，添了個新層面。

「劇場空間」排演的舞台劇《風聲》改編自麥家同名小說，將於本月十二至十五日在西灣河文娛中心演出。查詢可電二五四〇一〇一一或瀏覽 www.theatrespace.org。

百福慈善展收益助貧童

▲「百福作品慈善展」舉行新聞發布會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六日電】「大地情——中國風光百福作品慈善展」新聞發布會今天在廣州舉行，展期六天。本次展覽將在廣州、東莞分別舉行，展出包括名家名作、新人新作和創意新作等反映祖國壯麗河山包括港澳台地區風光的攝影作品一百幅。作品將在展覽後擇日拍賣，所得善款用於資助革命老區瑞金的一千名貧困幼童。

本次活動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事業發展中心發起，得到內地和港澳台攝影界的積極響應，紛紛投送作品參展。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楊紹明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本次展覽的作品生動展示了改革開放後廣東等地的發展成就，以及內地和港澳台地區的秀麗風光。爲了確保作品的原創，主辦方對所有參與拍賣的照片進行了防僞處理。

楊紹明還告訴記者，慈善義拍活動將在二月舉行，所得善款將用於資助江西瑞金一千名貧困幼童的營養改善和學習生活。慈善拍賣還得到內地一些知名畫家、書法家的支持，主動送來書畫作品參與拍賣。

▲余振球說，「劇場空間」排演《風聲》，在空間調度和舞台語言上有些「特別」設計 本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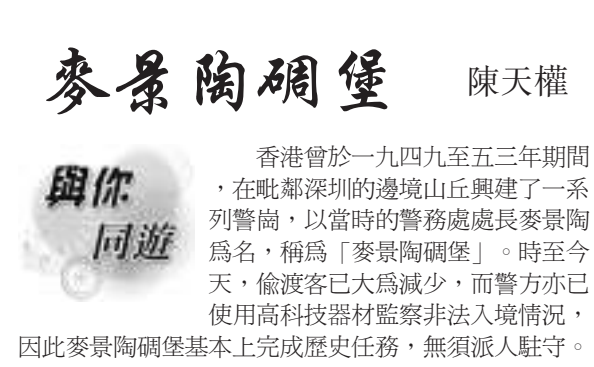
麥景陶碉堡

陳天權

香港曾於一九四九至五三年期間，在毗鄰深圳的邊境山丘興建了一系列警崗，以當時的警務處處長麥景陶爲名，稱爲「麥景陶碉堡」。時至今天，偷渡客已大爲減少，而警方亦已使用高科技器材監察非法入境情況，因此麥景陶碉堡基本上完成歷史任務，無須派人駐守。麥景陶是一九四六年來港履新的警務處處長，戰後警隊百廢待興，他積極增聘警員人手，又改善其服務條件。時值中國政局動盪，他於一九四八年下令在邊境的戰略位置興建七座堅固的混凝土警崗，取代舊有的磚砌建築，讓警員在安全環境下監視深圳河對岸，堵截非法入境和犯罪活動。

這座警崗分布在大鵬灣至后海灣之間的邊境地帶，由東至西分別位於沙頭角的伯公坳、缸山、白虎山、瓦窰和南坑、打鼓嶺的馬草壟，及米埔的白鶴洲，絕大部分屬於禁區範圍。由於它們外貌特別，故又被稱爲「麥景陶教堂」。每座警崗設計相若，均爲兩層高，內有控制室、卧室、廚房和浴室，方便警員日夜駐守。屋頂備有探射燈，一旦發現任何動靜，可通知鄰近的警崗合力採取行動。

雖然麥景陶碉堡在建築上並無美感，其歷史亦不算久，但它們在八十年代以前曾經發揮過重要的邊防功能，故一併獲古諮會評爲二級歷史建築。日後當局開放部分邊區，如能活化這些空置警崗，相信會成爲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位於沙頭角南坑的一座麥景陶碉堡

大魔術師

洪 嘉

因爲爾冬陞的電影，張海帆的小說《大魔術師》迅即成爲熱門的商品，台灣的麥田出版社也急急推出此書的台灣版。《大魔術師》說的以民國初年爲背景，說的是一名青年爲了從權貴手下救出青梅竹馬的戀人及其父親，不惜花十年時間苦練魔術，尋找機會接近權貴，最終與愛人遠走高飛的故事。只看大綱，並沒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然而小說中描述了不少中國傳統的戲法，十分精彩。如今我們都被西式魔術同化了，其實中國傳統的戲法也有很多精彩的傑作，像《大魔術師》裡出現的「搬運法」、「七聖法」等，都令人嘆爲觀止。「七聖法」是北宋出現的戲法，據說發明這個戲法的人叫做杜七聖。宋人孟元老所著的《東京夢華錄》裡，卷七〈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這樣記錄：「又爆仗響，有煙火就湧出，人面不相睹，煙中有七人，皆披髮文身，着青紗短後之衣，錦繡圍肚看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白旗，餘皆頭巾，執眞刀，互相格鬥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大魔術師》裡，那個繼承了古戲法的傳人張賢，憑着神奇的戲法技驚四座，還有一本失傳已久的魔術奇書引來各方人馬的爭奪，現實裡倒不如《東京夢華錄》描述的古戲法那麼栩栩如生。

在羅貫中的《三遂平妖傳》裡也有關於杜七聖變戲法的記載，還有一個新登場的人物，名爲蛋子和尚。杜七聖於街市施「斷頭法」與「續頭法」，剛學成法術的蛋子和尚不值杜七聖出言狂妄，遂施「迷魂法」將與杜七聖配合的童子迷倒，拘去魂魄後自行去吃酒。杜七聖於衆人面前砍下童子的頭，再施「續頭法」，卻不見童子一如以往般回魂，才知道有人拘去童子之頭。這個鬥法的故事十分有趣，但現代魔術裡，沒有鬥法，倒有表演「刀斷美人」時眞正鋸下女助手的頭的恐怖事件。

本年四大商業大趨勢

軒轅伯

終於到了今年首個周末——這段日子，眼見人人瘋狂購物，令我也不得不留意國際公認的潮流教父泰拿貝利（Tyler Brule）如何分析全球人類的最新消費行爲，會對經濟生態有何影響。泰拿貝利所主編的《單眼鏡片》（Monocle）雜誌經常探討怎樣的城市和環境，才適合人類居住，故他過去預言全球消費者的行爲之變化（如綠色消費、科技產品熱賣），往往跟整個人類社會正朝向什麼方向發展，有極大關連。

有趣的是潮流教父今趟不像前兩年般，大談時裝發展或旅遊熱點。他反而更關心四大商業大趨勢：第一大勢：「去來方便」（Easy in, easy out）——此乃交通工具之新趨勢，潮流教父認爲在香港及新加坡流行的「七人車」，必定於來年大行其道，大量取代現時企業多數購買的四門房車。如何設計時尚的「七人車」（即既不像小貨車，也不像家庭車），將是未來車壇須探索的重要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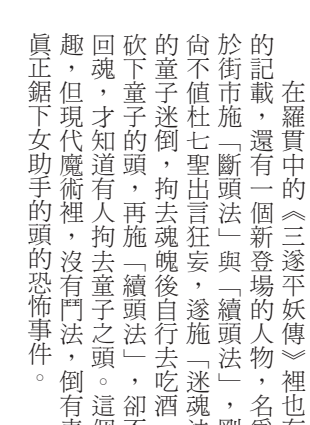
第二大勢，名曰：「東西合璧便利店」——西方企業多年來也不諳經營便利店之道，故相信今年投資者會藉西方經濟轉型之際，引入日本的便利店專營權，形成新世代便利店。

第三大勢，名曰：「魅力主導」（Charm-oriented）——「簡約設計」及「經歷銷售」（Experience-selling）的推廣方式已過時，新手法是要令人感到溫暖而實在，關鍵在於設計和剪裁上，要多花功夫把細緻位做得巧妙，此乃中國手工之強項。最後一個大勢，名曰：「多見面、多做事」——潮流教父認爲通訊科技及社交網絡的銷售效力，已在這兩年間發揮得淋漓盡致。

因此，再以各種社交網絡來傳銷，難以再有吸引力。因此，泰拿貝利勸喻各企業要把娛樂及商務外訪的預算大幅提升：因爲，願意與顧客多見面的公司，就是今年在商戰上勝出機會率較大的公司！

古機械表要有「玩味」

李英豪



好幾位藏玩古腕表的友人，對鑲滿鑽石、紅寶石、綠寶石或藍寶石的舊腕表，多數視若無睹，不屑一顧；認爲屬於炫耀貴重的裝飾品或首飾，因爲腕表本身的機械構造、機件級數、造型設計等皆平平無奇，欠缺獨特創意；在一些人心目中，僅屬一種「財富的象徵」。眞正「玩表」人士講求古機械腕表的特別設計（包括機件、性能），注重其「機械與藝術的結合」；在腕表發展歷史進程中之重要地位，同時要有「玩味」。

例如複雜性能的「三問」打簧腕表、「高路雲」（GRUEN）之「拱橋型肉」腕表、「夏活」（HARWOOD）早期機械自動腕表、「小三針」在八字位或九字位、「王子型」BRANCARD黑面跳時「搵腰」醫生表、「計秒」「月相」萬年曆複雜性能腕表、「轉盤」表、「走珠」腕表、早期雙重套殼潛水機械腕表等，皆爲不少「玩家」蒐尋的對象。其中一些珍罕品價值連城；但也有一部分是一般藏家與古腕表玩賞者所能負擔的。像**附圖**「積家」「反骨仔」腕表（REVERSO）乃於一九四〇年製造之機械表傑作之一；特色是可把表面連刻度盤和「表肉」橫向拉出，然後翻轉；有些型號則是雙重表面。

暮色蒲甘

吳 昊

在暮靄蒼茫之下，我站在高處俯瞰蒲甘星羅棋布的佛塔遺跡，得償多年來的心願，實在太好了。

古時佛教是從印度經海路傳入南緬甸，蒲甘王朝（十一至十三世紀）是第一個統一緬甸的封建王朝，歷代帝王篤信佛教，禮待高僧宏法，更委任技藝高超的工匠大造佛廟佛塔。影響之下，蒲甘人畢生侍佛，對於他們來說，做人最大的願望就是拿出一生積蓄，捐獻興建一座佛塔。所以全盛時期蒲甘大小佛塔多不勝數，有說多達幾萬個，密密麻麻的布滿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兩岸的盆地上。

由帝王興建的宏偉佛塔高達五十米，屬多層結構，下層是方形廟堂，每面供奉一個佛像，上層逐漸收細，外圍飾以浮雕和小尖塔，更設石級以供攀爬，最頂層結構形狀是巨大的倒圓鐘，尖端直插雲宵，是早期佛教建築的傑作，令西方人看得嘖嘖稱奇，驚嘆爲「金字塔出現在蒲甘」。這四方加倒圓鐘的造型就成爲典範，對後世緬甸佛教建築風格影響深遠。

蒲甘佛塔無論大小，皆以紅磚建造，當地人便不斷斬伐樹木，運到磚瓦窰生火，燒出精美的磚塊，爲了信仰，竟犧牲了大自然，本應富饒的土地，落得泥土流失，林木絕跡。到一二八七年忽必烈入侵，王朝滅亡，蒲甘的佛塔文明亦遭遺棄。日出日落，天蒼野茫，如今黃土地上尚存佛塔三千，沉默地忍受着灌木和野草叢的蠶食，在暮色朦朧之下，它們就像一群苦行僧人，已入定多時，與天地人間冥合爲一。

有夢勝過無夢

思 健

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眠中度過，如果這部分寶貴的生命時間不是在無知無覺的狀態中度過——或經歷一段色彩繽紛的甜蜜時光，或觀賞一場緊張驚險的恐怖劇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也許有人會說，好夢難求，我期盼的夢境常不如意，夜夜衰夢，有時還會重複出現一些厄夢，我寧願一生一世夜夜無夢。殊不知，從不做夢的人有可能在身體哪方面出了問題，應提高警覺多觀察。有從事夢研究的專家認爲，形不成夢的原因可能是反映體內某個功能的連結點受損，致使整個大腦的生理活動在夜間中斷或受阻的結果。也有的專家認爲，即使是噩夢，它亦是將白天的焦慮、恐懼、害羞、內疚等情緒在夜間的釋放，反而能起到情緒調節劑的作用。況且，經常重複的噩夢，可預報身體內部潛在性的疾病，有助於早期發現疾病，做到早期防治。原來體內病變信號會在睡眠時段凸顯而刺激有關中樞，相應的腦細胞易應激而起，形成各種相關意境。

最新的研究還發現，人的大腦中有一部分細胞只在睡眠時才開工，此種情況有如開發人的右腦閒置部分，做夢可防止白天不動的腦細胞衰退，有益於鍛煉大腦的功能。如能將人的夜間有夢期延長，或許還能延長人的壽命，有關這方面的試驗已在動物身上獲得了證實。